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五十六回 調虎離山果真多智 引狼入室何苦勞心

嗣後愈拌愈熟，大有非見不歡之勢。吳奶奶有一天要請玉玲瓏到她家遊玩，玉玲瓏情難固卻，一口應允。兩個人都有包車，一先一後，坐到吳公館門口，下車進內。吳奶奶當先帶路，引玉玲瓏穿堂入室，到她臥房裡面，讓她左榻床上坐下。玉玲瓏放眼看吳奶奶房中的陳設，雖不及自己家中富麗，卻也精緻異常，一式都是紅木。她坐的乃是張紅木榻床，兩面橫放著一封粉紅花洋布套的鵝絨小枕，居中一隻紅木套盤，排列全副白銅煙具，摩擦得光可鑿人。還有一管細竹煙槍，口上鑲的象牙，已變成紫黑色，可見經過年代也著實不少。玉玲瓏初見吳奶奶，已估量她有鴉片煙癮，至此笑問姊姊每天吸多少煙？吳奶奶微笑說：「我不過吸幾筒解悶，並沒多大煙癮。身子好的時候，每天只消四五錢也夠了。有時身子不爽，就不免多吸。」玉玲瓏聽說，暗想四五錢的煙癮不可謂小，虧她還說吸著解悶，不知她認真要吸多少。吳奶奶一面喚使女倒茶，一面劃火燃著煙燈，帶笑問玉玲瓏可能吸煙？玉玲瓏道：「我雖然不能吸煙，不過家中也備著煙具。老爺雖沒煙癮，遇著高興頭上，也喜歡吸幾筒之故。他有時鬪我吸了一筒，我便要整夜頭眩，不能安睡，大約我生來沒吸煙的福分呢。」

吳奶奶道：「你們既沒煙癮，還以少吸為妙。因我從前也為著逢場作戲，偶然吸幾筒，吸上了，至今變作終身之累，遇著看戲太遲，失了癮，便要頭疼腦漲，所以十二點鐘敲過，就急著要回來過癮，好戲往往看不著。有時有客人在家，連招待的工夫都抽不出，先要緊弄這盞煙燈，不免得罪貴客，豈非受這煙的累嗎！」玉玲瓏道：「那又何妨。煙癮來時，就火燒到床沿上，也要吸完了，才肯走的。這是吸煙人常態，知道的人，誰也不能怪你。」吳奶奶道：「如此我告罪了。」玉玲瓏笑道：「你盡吸罷，難道我還要你招待不成！」

兩個人一邊講話，一邊吸煙，不知不覺，已坐了一點餘鐘。玉玲瓏起身告辭，臨行又把自己的住址告訴她聽了，請她閒時到她家玩耍。這原是一句客套，不意吳奶奶第二天就誠誠心心上門拜訪，與玉玲瓏暢談多時始走。又賞她家一班下人，每人一塊洋錢。玉玲瓏深悔昨兒自己大意，沒給錢吳家下人，又急急前去候她，補賞下人一塊錢。她一去，吳奶奶馬上又來回拜。此往彼來，就此成為莫逆。你道吳奶奶因何這般巴結玉玲瓏？卻也有個緣故。原來這吳奶奶便是前回所敘那個吳四奶奶，她既作弄了裘天敏，此後就不敢再到男堂子，夜夜在月仙舞台看戲。因她心中十分中意君如玉，故而不惜工本的前去看他。可巧如玉與玉玲瓏相得正歡，所謂心無二用，成了個落藥有意，流水無情。吳奶奶明查暗訪，知道如玉現被這樣一個人絆著不放，但她與玉玲瓏素來面不相識，恰巧這天兩個人互通名姓，玉玲瓏雖不知吳奶奶底細，吳奶奶卻已知玉玲瓏根底。她明知情敵當前，卻也並不仇視，反曲意逢迎，有心將她巴結，意圖就借她身上作一條終南捷徑，若得和君如玉吃一餐飯，講幾句話，就死也情願。玉玲瓏那知就裡，果被她一拍就上。吳奶奶又不惜小費，竭力籠絡他家一班下人，以致玉玲瓏闖家上下，沒一個不說吳奶奶為人好的。往來既密，玉玲瓏漸將自己和君如玉這般事，洩露些口風給她。吳奶奶聽了，仍唯唯諾諾，不露聲色，也不急著教她介紹和如玉相見。倒是玉玲瓏因吳奶奶來時須與如玉避面，仍多不便，自己先要緊替他兩個人介紹，見了一次，吳奶奶的心願，也算遂了一半。但她因有玉玲瓏在旁，對著如玉走出十二分正經模樣，毫不露分毫輕狂態度，玉玲瓏竟當她是個規矩人兒，什麼事都不避她，常拖著她和如玉同台吃酒。吳奶奶得步進步，又把希望推廣，想撇去玉玲瓏，自己和如玉吃一餐飯，好說幾句欽慕的話兒。但她雖有這個心願，在實際上可是萬辦不到的。因這件事，若被玉玲瓏知道，可不要和她過不去麼。因此她只能把這念頭存在心上，待時而動。這也不在話下。講到玉玲瓏每夜到戲館中去，常濃裝豔抹，珠圍翠繞，令見的人目眩心驚，不敢逼視，誰不當她大家眷屬。一班急色兒涎垂三尺，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，更不知凡幾。內有個名喚小鬆的，出身也是富家之子，終日錦衣玉食，無所事事。不免有一班狐群狗黨，誘他偷香獵豔，效時下拆白黨的行為。小鬆豐度翩翩，有財有勢，自然無往不利。不幾年工夫，竟成了竊玉隊中一員名將。現在也看上了玉玲瓏，常在她包廂左右，轉來轉去。玉玲瓏雖沒留意，卻被吳奶奶看在眼內，悄悄告訴玉玲瓏道：「你看這個穿黃衣裳的少年，他已連在此間看了五天戲，天天站在我們包廂旁邊，兩眼不住向你張望，此人看來只恐不懷著好意呢！」

玉玲瓏聞言，回顧對小鬆一看，見他丰神俊逸，瀟灑出群，不覺暗暗驚羨，面上仍裝作不以為意模樣，笑說：「管他呢，我們自己看戲就是。」她口中雖然這般說著，兩眼不由她自己做主，又偷著回頭向小鬆望了幾眼。吳奶奶是何等人物，早已看出她的意思，微笑向玉玲瓏附耳道：「人家誠誠心心的望你，你給他一個不睬，如何對得住人。」玉玲瓏笑道：「你想對得住她，就你自己去睬她便了，與我何干！」吳奶奶笑道：「可惜他不是看的我呢。」兩個人取著笑，四隻眼角都不住射向小鬆方面。小鬆初見玉玲瓏舉動，類似大家，不敢冒昧從事，想下些苦工，轉她上手。故雖盤旋在她左右，已有數日，還未敢濫用輕保此時見她二人說說笑笑，眼望著自己，他原是弔膀子的老手，豈有看不出眼上風頭之理，不覺驚喜非凡，那敢怠慢，看玉玲瓏背後還有空座，即忙一腳踏進去坐下。玉玲瓏、吳奶奶二人見小鬆忽然闖入她們一間包廂內，更吱吱咯咯笑個不住，小鬆故意噴噴道：「阿啣，看戲有什麼好笑呢？累人聽唱工也聽不清了。」

玉玲瓏、吳奶奶二人聞言，不約而同的都回頭向小鬆觀看。小鬆對她們呲笑一笑，笑得二人回頭不迭，又忍不住嗤嗤笑將起來。小鬆見她們如此動作，更拿定其中大有意思，即把身子略向前面彎曲，貼緊玉玲瓏背後，低聲道：「你們二人笑什麼呢？此言一出，玉玲瓏、吳奶奶二人勢不能再笑，卻也不敢和他答話。因戲館中究竟萬目睽睽，不比是秘密所在。若輕易與陌生男子講了話，豈不被旁人議論，故此反連頭也不敢回轉去看他。直挨到散戲館時，始一笑而別。小鬆那裡肯捨，跟他們出了戲館，看她二人坐上包車，他自己本有汽車，即忙跨上去，教汽車夫讓開一旁，自己開車，緩緩跟著她們包車而走。不意那兩個包車夫聽背後汽車來了，慌忙閃在旁邊讓路。小鬆此時勢不能不將汽車開過包車的頭，過了幾步，又即停住，假作機器不靈模樣，讓包車拖向前去再跟。豈知包車夫聽汽車又來了，又即讓他朝前。這樣你挨我讓，一連數次，吳奶奶、玉玲瓏二人都知汽車遲緩的用意，齊叱車夫快走，別再讓汽車。車夫聞言，都和逃也似的飛跑。小鬆也緊緊隨在他們背後，究竟汽車趕包車，並不費力，那兩個包車夫可已跑得滿頭大汗。今夜因玉玲瓏知道吳奶奶喜歡吃麵，家中特製著蝦仁面請她。兩部包車都到白克路劉公館門首停下。小鬆汽車跟到此處，認清了門口，也即開去，並不停留。玉玲瓏一路笑著進內說：「這人到也希奇，老遠跟到我們這裡，不知何故？」

吳奶奶笑道：「何消說得，一定是轉你的念頭了。」玉玲瓏笑道：「你休放屁，我看他還是轉你的念頭呢！」吳奶奶笑道：「多謝你，你就讓給我，我也不敢當的。」說時已到裡面。玉玲瓏問她侍婢老二，面可曾預備了沒有？老二回說尚未，我想待你們還有少爺一同回來了再燒呢。玉玲瓏道：「你快去預備罷，時候不早了，吳奶奶吃了還要回公館去呢。少爺不必等他咧。」吳奶奶連說別忙。老二走後，兩人又談起小鬆。吳奶奶先說：「適才那人，面貌還生得乾淨，不知姓什麼？」玉玲瓏道：「你沒聽得戲館中有人喚他小宋嗎，大約是姓宋了。」吳奶奶道：「不是，我聽很像小鬆，或者是他的名字。」玉玲瓏道：「管他小宋小鬆，你預備吃麵便了。」吳奶奶笑道：「吃誰的面？敢是吃你的喜面麼？」玉玲瓏笑道：「你又來開我的心了。」吳奶奶道：「我倒不想開你的心，很想尋那人一個開心。」

玉玲瓏問怎樣尋他開心？吳奶奶道：「你看他不是瘋了似的跟著你麼？我想明兒我們看戲不遇著他便罷，如若遇著他，我們不必到散戲館時始走，只消看一半戲就可出來，也不要回家，先到大菜館轉一轉，看他跟我們不跟我們？如他仍舊跟著我們，我們也不必怕他。因他只一個人，我們有兩個人，不怕他吞了我們下去。倘他安安穩穩不做聲的最好，如他還要胡言亂語，我們不妨哄他一哄，約他到什麼地方相會，臨時放他一個生，教他空歡喜幾天，豈不有趣。」玉玲瓏笑道：「你休惹事遭非咧。面來了，吃麵罷！」阿二捧上面盤，玉玲瓏相陪吳奶奶吃了半碗，吳奶奶起身告辭。玉玲瓏送她到門口，恰巧如玉坐著包車回來，見了笑問吳奶奶因何這般要緊走？吳奶奶回言因已夜深，家中沒人，不便耽擱，只好改天再來望你們了。說時，趁玉玲瓏不備，向如玉斜飛了一

個媚眼，始坐上包車而去。玉玲瓏與如玉把臂進內，即喚老二熱面，自己又陪他吃了半碗，方始解衣安歇。次日，玉玲瓏到戲館時，吳奶奶早已先到。而且那小鬆又已坐在她包廂旁邊，見玉玲瓏來了，那一張嘻皮笑臉，真令人形容不出，玉玲瓏很覺好笑。看吳奶奶也笑逐顏開，春風滿面，起身讓玉玲瓏和他並排坐了，倒一杯茶遞給他，故意揚聲道：「討厭得很，你為甚不早些來，你不來我險些兒給人家看殺。如今你來了，我也可以交卸咧。」說得玉玲瓏笑不可仰。小鬆在旁聽了，也掩口葫蘆。吳奶奶很得為意，玉玲瓏笑著教他不可多言，休給旁人聽見了笑話，吳奶奶方不言語。看了一會戲，吳奶奶忽然說：「今兒的戲不中看得很，我們走罷。」

玉玲瓏知道她要實踐昨兒那句話，便也並不留難，應聲和她離座，一同出了戲館。小鬆那肯放鬆，急急跟隨出來，駕汽車趕在他們背後。今兒她二人並不坐車回家，到一家番茶館門口，即命車夫停下。小鬆見她們進了番茶館，心中暗喜，也急隨他們進內，一直到樓上，吳奶奶等揀一所空房間進去坐了，小鬆覺得若挨進她們一房間去，和她們同桌而坐，萬一他們不來睬我，或者起身跑開，給西崽見了，豈不難以為情。故而只可在正對她們房間的窗口外面洋台上，擺一張座位，幸虧其時已交春末，很有些不怕冷的人，愛上洋台上吃喝，故也並不別緻。裡面玉玲瓏、吳奶奶二人本來都已吃過晚膳，此時只可點幾樣櫻桃梨、禾花雀等不當飽的菜，敷衍吃著。吳奶奶又厭房間內悶，教西崽開了窗，這樣已差不多和小鬆坐在一房間內。小鬆好生歡喜，更加擠眉弄眼。玉玲瓏暗笑吳奶奶忒會促弄人，既然不預備和她這般這般，就不該將人家引得如此心熱。心中想著，正欲教吳奶奶吃完快走，不必再弄把戲。不意吳奶奶放下刀叉，忽然拖玉玲瓏同往洋台上面觀看野景。玉玲瓏隨她跨出洋台，可就站在小鬆身邊。小鬆趁此機會低聲說：「這裡很冷，你們不怕嗎？」吳奶奶笑向玉玲瓏道：「希奇得很，皇帝不急，急死了太監。我們沒說怕冷，倒要別人代我們怕起來了。」玉玲瓏道：「聽他放屁！」小鬆道：「阿啣啣，人家一片好心，你們休要出口傷人呢！」

吳奶奶、玉玲瓏二人聽說，都格格笑將起來。小鬆問玉玲瓏，少停這裡出去，可要再往戲館？玉玲瓏未答，吳奶奶搶著說不去了。小鬆又問明兒可去？吳奶奶反不接口。玉玲瓏見她不答，只可自己回答，說也許去的。要知普天之下，無論什麼事，只忌一個破頭。設如男女相遇，在未交談之前，固然是爾為爾，我為我，任你千呼萬喚，與我毫不相干。及至有朝講了一句話之後，見他第二次再有話講，若不答應他，終似乎心中很有些過意不去的樣兒，這就是破頭第一句的誤事，否則決無這個現象。良家婦女尚且不銘，何況玉玲瓏原是堂子出身。起初在吳奶奶面前，恐她見笑，所做作的無非是假正經。現在既明目張膽，和小鬆講了話，還存什麼顧忌，所以有問必答，密密交談，頗形親切。吳奶奶百事不管，只憑著欄杆觀看馬路上往來車輛，待西崽端菜進來，始招呼玉玲瓏一同入內用菜。吃不幾口，吳奶奶說要小洩，起身了跑出去，房中只剩玉玲瓏一人，小鬆目不轉睛的望著裡面，連自己面前放的一盤菜冷了，也沒想到動箸。玉玲瓏對他一笑，小鬆趁勢中跨進她房間內，就在吳奶奶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。玉玲瓏並不怪他唐突，只說左右空房間甚多，你為甚不坐裡面，反要坐在洋台上挨凍？小鬆微笑道：「其中有什麼作用，我卻不便說，請你明白人自己會意就是。」

玉玲瓏嗤的一笑，說：「也許有班人生來骨頭堅固，不怕冷的。」小鬆笑道：「照啊，我們男人骨頭，自然都是賤的，惟有女人才是金枝玉葉呢！」玉玲瓏道：「那也用不著鈍，我並沒說你骨頭賤不賤埃」

小鬆道：「承你奶奶看得起，我可自以為骨頭賤得很呢。」玉玲瓏笑道：「那原由你自己，與我並不相干。」小鬆道：「倘你不厭我下賤，為甚我適才說要到府上拜候，你不許我去呢？」玉玲瓏道：「這又是你胡纏了。我家中又不是沒有人的，你去了給旁人看見，成何體統！」小鬆道：「原來府上沒有朋友來往的？」玉玲瓏道：「朋友往來，另是一種性質，你如何好以此相比。」小鬆笑道：「哈哈，如此說來，奶奶竟不當我是朋友性質了。請問奶奶究竟當我是什麼性質呢？」

玉玲瓏被他這句話一問，平白地面上紅將起來。自覺無言可答，只得輕叱了放屁二字。小鬆一笑，正值吳奶奶解罷洩回來。小鬆慌忙立起身讓坐，吳奶奶仍推他坐下，說：「你坐著就是。」一面將大菜盆拖過一旁，自己另換一個座頭，目不旁瞬的只顧吃菜。小鬆既有坐位，便教西崽把洋台上菜搬了進來，和她們同桌而食。吃罷大菜，吳奶奶喚西崽付鈔，小鬆搶著簽了字，另訂後期而別。第二夜在戲館中見了面，各裝作不相識模樣，這也是玉玲瓏預先囑咐的，她恐和小鬆說了話，被戲台上如玉看見吃醋，故以避熟人眼目為辭，兩面不露痕跡。到預先約定這天，玉玲瓏又拖著吳奶奶同小鬆吃大餐。吳奶奶極為知趣，處處有意遠避，讓他二人好暢所欲言。小鬆十分感激吳奶奶的好意。無如人心一輩子永不肯滿足的，他們幾次相會之後，玉玲瓏和小鬆二人的交情更密，雖然吳奶奶處處留心，不礙他們耳目，但他二人終覺這件事的範圍，惟能容你我二字，若雜了一個他字，就不免礙手礙腳，漸漸的圖謀脫離吳奶奶關係。有時相會，竟瞞著她不讓她知道。講到吳奶奶，醉翁之意，原不在酒。請了她情難回卻，不請她落得不往，一個人仍往月仙舞台看戲。

玉玲瓏初識小鬆，本打算和如玉兼收並蓄，無分畛域，不意為日既久，從中居然分出高下，他愛如玉本是愛他面首，現在這小松風度翩翩，實與如玉不相上下，而且家資百萬，尤比劉道台富有，如玉不過是一個唱戲的，怎能和他們相提並論。比較之下，覺得小鬆一個人具有如玉、劉道台二人之長，前遭她既為著如玉，甘心將劉道台割棄。這番為了小鬆，豈有不願意將如玉丟棄之理，因此漸和如玉趨於冷淡的地位。在先她約小鬆，不敢到自己家內，都在外間相會，現在無所顧忌，公然招他來家。家中一班下人，原順著主人的意旨，見主人得新忘舊，對待如玉日見淡薄，他們上行下效，見了他也陰陽怪氣的，不甚理睬。如玉好生納悶，苦的無處申訴，可以出這口悶氣。見吳奶奶倒還依前照舊，夜夜風雨無阻的高坐包廂，看他做戲，便欲將這件事告訴她聽聽，請她評一評其中的是非曲直。有一夜如玉下台甚早，換了衣裳，即掩在戲房門口，看吳奶奶將面前的金鏡粉紙類匣等零星物件收拾好了，似欲動身模樣，急忙趕到前台扶梯口，恰和吳奶奶劈面相遇。吳奶奶見了如玉，輕啟瓠犀，微微一笑，也不做聲，低頭便欲下樓。如玉忙說：「奶奶慢走，我有一句話意欲與奶奶談談，不知奶奶暫時可有空閒？」

吳奶奶聽說，即忙止步，又對如玉笑了一笑，柔聲道：「不知少爺有什麼話，我原沒甚要事，就到你那邊公館中去講好不好？」如玉搖頭道：「那邊恐有未便，我們換一處罷。」吳奶奶踟躕道：「這倒難了，舍你公館之處，惟有我家，不知少爺可厭我家地方齷齪，可肯去呢？」如玉喜道：「奶奶何必太謙，如蒙奶奶看得我起，許我瞻仰貴府，那有不願之理。」吳奶奶聽罷暗喜，即與如玉一同下樓，坐上包車，如玉也坐車相隨，兩部車不即不離回到吳公館。吳奶奶下車，笑向如玉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請少爺不可生氣。你的包車可否打發他先回去，因恐停在這裡不便之故。少停少爺回府時，不妨教我車夫相送。」

如玉連稱使得，即命車夫拖了空車先去，自己跟隨吳奶奶到她房內。吳奶奶又悄悄叮囑娘姨，命她守在大門口，說老爺雖不常到這裡來，也許有剛巧在這要緊關頭上回來的事，你趕快揚聲報信，別讓他碰見了，惹出禍來。娘姨領命自去。吳奶奶即將下身穿的玄色野雞葛套裙解下，露出水灰色中衣，窄窄金蓮，約在四寸半左右，穿一雙白洋布襪，緊緊裹著雙足，不露一點皺痕。下著玄緞挖嵌妃色絲綉的小腳鑲鞋，盈盈貼地，儀態萬方。上身穿一件墨綠絲絨夾衫，湖色緞帶鑲邊，蜜色素緞夾裡，內襯白地紅條的細洋布小衫，影白色袖口花邊。雪白的手腕上，帶著一隻湖珠手鐲，一隻金手錶。手指上兩隻大金剛鑽戒指，閃閃發光。真的是油頭粉面，寶氣珠光，所惜年華略大，額角上隱隱露出幾條皺痕，然而秀色撩人，風貌不讓少女。如玉往日雖和她見過多次，但都是草草一望，並未細細賞鑒。今番一室相對，房中那盞電燈，又異樣光明。吳奶奶親自動手，倒了一杯茶送到如玉面前，叫一聲少爺用茶，說時秋波送暎，媚眼橫飛，把如玉引得心頭突突亂跳。接了茶，呆呆只是發愣，將自己今夜誠誠心心奔到這裡，打算告訴她的偌大說話，一時忘得乾乾淨淨，眼望著吳奶奶做聲不得。吳奶奶拖過一張凳，貼緊著如玉坐定，嬌聲說：「少爺，你適才在戲館中對我說要講一句話，不知是什麼話？現在可以告訴我。」

如玉聽了，如夢初覺，即將茶杯放下，把玉玲瓏近日十分待他冷淡，連一班下人也非常放勢等情，和盤告訴了吳奶奶，並問她可知內中存著什麼意思？吳奶奶聽了微微一笑，搖搖頭說：「我也不知，你大概曉得我已許久不和她在一起了，她近來所作甚事，你還不知，我如何知道。雖然外間有人說她什麼什麼，但都是捕風捉影之談，不能當作事實。大約你二人要好太甚，也不免常有氣

惱。從來夫妻吵鬧，一大半為著恩愛上發出來的，你豈不知。至於下人們都是蠢材，他們曉得什麼，說話中得罪人，原不能免，何必小題大做，真當那裡存什麼意見呢！」

如玉搖頭道：「這不是要好的吵鬧，要好吵鬧，或者管男人不許拈花惹草，或者教男人不可浪費錢財，那才是要好的吵鬧。現在她見了我，有時睬也不睬，望也不望。問她為何緣故，她便要豎起雙眼，尋我的事。雖在極歡喜的時候，見我去了，立時板起面孔，不聲不響。待我走時，她又笑逐顏開，歡天喜地。這不是厭惡我卻是為何！」說時，歎了口氣。如玉接著又說：「奶奶，你方才說什麼外間有人講她什麼什麼，究竟說她什麼呢？」吳奶奶笑道：「那不過一句警方的話，沒有什麼意思。你正在不高興頭上，也不必問他了。」

如玉見她吞吞吐吐，知道必是一樁重要的言語，更攔住吳奶奶盤問。吳奶奶被逼不過，只得正色說：「並非我不肯告訴你，實由你們二人素日情逾夫婦，就是眼前暫有不和，一定沒幾時就要和好的，我們旁人誰不望你人兩口兒和好，兼之我與那邊奶奶又是要好姊妹，外間這種不中聽的閒話，原用不著告訴你們。現在你既這般問我，我若不告訴你，又恐對你不住，如若告訴了你，恐將來你與她要好的時候，和她談及此言，又彷彿我背後講了她的壞話一般，豈不有傷姊妹情分。所以教我也難得很呢！」

如玉見她仍不肯說，又苦苦央求說：「好奶奶，多謝你，告訴了我罷，我並不是要你說她什麼。實因聽了你一句話頭，便覺耳朵癢癢的，不聽完，很覺難受，所以求你告訴我，免得我耳朵發癢。聽過之後，我決計把他忘了，只不沒有聽過這句話一般，以後永不放在心上，也決不告訴別人。倘你不信，我還可發一個誓。如我日後不遵今日之言，將你吳奶奶今兒告訴我的話洩漏於人，罰我天誅地滅何如？」吳奶奶聽他說到這裡，也顧不得再避嫌疑，慌忙用手掩住如玉的口，說：「我不過是一句戲言，你如何認真髮誓。現在我願意告訴你了，你也不許再賭神罰咒。」口中這般說，那一隻掩如玉嘴的手，並沒放鬆，而且反把那一隻手搭著了如玉的肩膊，一手仍緊緊按住如玉的口不放。如玉非但不能回話，連呼吸也不得自由，心中好生著急，即忙雙手執著吳奶奶的手，用力掙脫。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，忽聞娘姨在樓下高聲喊道：「外面叩門的可是老爺嗎」等一等，讓我開了火出來開你。」

吳奶奶聞言，不覺一怔，那兩隻手不知不覺的鬆了下來。如玉也吃一驚。吳奶奶低低囑咐他別慌，隨我來。一面伸手攙了如玉的手，走到扶梯頭上，指點他道：「你由扶梯下去，向右手轉彎，那邊有個小天井，走過去便是廚房，車夫睡地裡面，此時大約尚未安睡，你教他開後門讓你出去，到明天飯後三點鐘時候，你再到我這裡來，我可以把適才和你說的那句話兒通盤告訴你。如你明日失我的約，以後我也永遠不告訴你了。」說著又用力將如玉的手捏了一捏，始輕輕放下說：「你可記得？」如玉一邊走，一邊答應說：「知道的，決不失約。」走到樓下，已聽得前門開門聲。如玉急急奔入廚房，果見車夫和衣橫在板榻上，把車燈中餘下的燭，點在枕頭邊小凳上，手中拿著一本小書，口內哼吟的打著江北腔，不知在那裡念呢，還是在那裡唱。見了如玉，慌忙坐起，他在玉玲瓏處已見過如玉多次，本是相熟的，此時他聽得前面叩門，知這主人來了，如玉避到他處，便嘻皮笑臉，拍拍自己的板鋪說：「少爺請坐。」

如玉那裡肯坐，說：「你快代替我開了後門，我出去了。」車夫聽說，並不就走，反嘻嘻的笑道：「少爺要我開後門嗎？」如玉聽車夫討他的便宜，心中頗為憤怒，但因自己與吳奶奶是客氣的，未便發作，只當沒有聽見一般，不作理會。車夫開了門，如玉出來，也不再往玉玲瓏處，徑回轉自己家內過宿。這邊吳奶奶送如玉下樓後，回轉房中，把適才坐歪斜的椅凳，依舊排好，他丈夫吳四也登登的上了樓，見她坐著，說：「你今兒煙吸過了麼？」吳奶奶答道：「尚未。我想待半夜餐吃過了再吸煙，現已交待樓下預備咧。」吳四聞言，也不做聲，對鍾上看了一看，見已兩點一刻，不覺皺了皺眉頭，說：「我可要先睡了。剛才在朋友處叉了十六圈麻雀，身子累得很乏。你吸了煙也早些睡罷。天天望天亮，也不是事埃」

吳奶奶連連答應。吳四脫衣上床，不多時已呼呼睡著。吳奶奶喚娘姨端整半夜餐吃了，再吸煙過癮，又洗臉纏腳，摸了不少時候，差不多將近四點半鐘，東天已泛白了，始解衣登床，將吳四自睡夢中驚西，問有什麼時候了？他奶奶笑答道：「四點半鐘。」

吳四鼻子管中哼了一聲，一翻身又沉沉睡去。次日吳四一早便走，吳奶奶直睡到午後兩點鐘始醒，翻身一看鍾上，已有兩點鐘進分，想起昨兒約君如玉三點鐘來家，此時自己還未梳洗，若要細吹細打的打扮起來，只恐加兩個鐘頭尚來不及，故此不敢再戀睡鄉滋味，硬著頭皮離了被窩，早有服侍她的小丫頭端桂圓湯過來，給她喝了，問奶奶現在可要開飯？吳奶奶說飯遲些開不妨，你先給我梳頭的喚上來，我梳了頭再用飯。小丫頭口中答應，卻並不就走，忙著替她端整洗臉漱口水的水。吳奶奶急道：「你為甚不真誠，這個我自己來就是。講到吳奶奶平日在家，最是怕動。就在身旁的東西，也必須使喚他人遞在手內，習久成了自然。今兒忽肯親自倒洗臉開水，可真大出小丫頭意料之外，心中頗為納罕，只得丟下開水壺，自去喚梳頭娘姨。這邊吳奶奶急急自己倒水洗面漱口方畢，梳頭娘姨早已應召上樓，預備一切，拿著梳頭馬甲給吳奶奶穿上了，一面動手下梳，一面開口說：「奶奶今兒如此急急。大約又要到薙羅公司買東西去了，前天不是你也這般急急的趕了過去，那邊已收了市嗎。不過你那天起床時，還比今兒遲一兩點鐘，所以來不及趕上，今天可是得很呢。」

吳奶奶道：「你別多囉嗦了。口中說了話，手腳免不得慢咧。那天何嘗不是被你多講閒話誤的事，現在你快給我梳頭，有話少停再講不遲。」梳頭的聽說，哈哈一笑道：「這就叫月大不怪怪三十咧。」從此她也不敢多說閒話，急急替吳奶奶梳頭。原來婦女梳妝，都有一定次序，吳奶奶梳的是散風涼頭，必須先將縛線紮好，盤了上去，用鋼針扣住，然後可以抹粉塗脂，畫眉點嘴唇的修飾面上，再後便是解縛線，掠鬢腳，修得一根亂頭髮也不露在外面，方可謂極梳妝之能事。不過吳奶奶別的還不打緊，只有自己一張臉，最關重要。講到她二十年前的皮色，本和羊脂白玉一般的。無如近年來為幾兩福壽膏煎熬過甚，以致絕嫩的皮膚，漸漸變了蒼老。她怕如玉到來，破她的本來面目，故迫及待，急於梳頭。及至娘姨替她盤上發股之後，她自己手忙腳亂的畫眉毛撲粉定當，見如玉還沒有闖來，不覺心中大定。一面教梳頭娘姨解縛線，手腳放慢些兒不妨，休得毛手毛腳，弄壞了我的頭要重梳時可就費事了。梳頭娘姨見她忽急忽緩，心中頗為不解。這個悶葫蘆，直到後來如玉來了，方才明白。如玉來時，已將三點半鐘。吳奶奶預先囑咐粗做娘姨在門口守候，所以不用叩門。娘姨見了如玉，低聲說：「少爺來了嗎，請進來罷。」說著讓如玉進內，自己閉上大門，也不通報，引著如玉直上扶梯，走到吳奶奶房門口，娘姨撩起門簾，叫聲：「少爺走仔細。」

如玉見吳奶奶身穿梳頭馬甲，當頂心扣著條絲帶，在領下打一個結，似前清官場戴大帽的帽扣相仿，一邊鬢腳已梳，一邊鬢腳還沒梳好，雪白一張臉，映著鏡子，眉梢眼角，逸彩橫飛，和眼笑的說：「你來了嗎？請這裡坐罷。」如玉諾諾稱是，走到吳奶奶梳妝台旁邊一張凳上坐下。吳奶奶仍放正頭，讓梳頭娘姨替她掠鬢。如玉目不轉瞬的看著她。吳奶奶雖然面朝著鏡子，卻也不時偷眼斜望如玉，有時眼光相觸，彼此都各微笑無言。一會兒梳頭的將鬢腳掠光，吳奶奶解去頂心扣的絲帶，含笑站起，脫下梳頭馬甲，對如玉說：「你不覺得厭氣嗎？」如玉笑道：「並不厭氣，我最愛看人梳妝。」吳奶奶笑道：「大約你在那邊看慣的了。」如玉臉一紅道：「那也未必。」吳奶奶大笑道：「說甚未必，常言道水晶簾下看梳頭，原是極妙風光，難為你也能領略。」說時小丫頭端菜上來，吳奶奶又道：「今兒大約你還沒用飯，不嫌粗肴，請在我這裡便飯如何？」